

請閱讀短文，然後依以下題旨申論：

一般而言，一群人的族群認同不外建立於某些共同的客觀條件，不管是具體的血緣、語言、或宗教上的特徵，或是抽象的共同經驗、歷史、或是記憶；更重要的是，一個人的族群認同離不開集體認同，也就是說，這群人必須在主觀上有共同的認同感，覺得彼此禍福與共。即使沒有台灣以及中國間的主權糾葛，也並非所有的客語使用者都具有共同的認同感，因為自從民族主義在 18 世紀出現以來，離散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已有迥然不同的經歷，除了語言／文化以外，很難想像其集體認同如何凝聚／想像而成。同樣地，台灣的外省族群內部也有客家人，卻未能廣為本省籍的客家人所認同，因為彼此的歷史記憶不同；前者有中華民國肇建、對日抗戰、跟隨國民黨退走台灣的共同經驗；相較之下，後者雖然來自原鄉不同地方，分別聚居高屏六堆、桃竹苗、花東等地，卻有開疆闢土、閩客械鬥、馬關條約、太平洋戰爭等共同經驗。尤其是經過 1980 年代「客家運動」的洗禮，領導者揭櫫「新義民精神」、「新客家人」，就是努力著去塑造「台灣客家人」的族群認同。目前，本省人中的客家人，大致是舒坦地依違於客家人、以及本省人的認同，取得兩者的平衡。因此，台灣的客家人應該已是台灣人中的客家族群，即客家裔台灣人 (Hakka-Taiwanese)，而非客居台灣的客家人 (Taiwanese-Hakka)。

(摘自徐正光編《台灣客家研究概論》，頁 38，原文作者：陳運棟)

- 一、以台灣的客家人來說，有哪些可能的作法可以凝聚族群意識？請具體舉例描述其內容和意義，並說明它們何以能凝聚族群意識？(25%)
- 二、依短文中所述，並非所有客語使用者都具有共同的認同感，因為彼此的經歷和歷史記憶不同。請闡釋作者所主張的「台灣客家人」理念以及可能會引發的爭議？(25%)

張典婉 (2004) 在《台灣客家女性》中寫道：

在客家社群中，女性地位一再受到男性與傳統環境影響，客家婦女從小就被教育成「家頭教尾」、「田頭地尾」、「灶頭鍋尾」、「針頭線尾」的女超人。

「家頭教尾」，就是要她們養成黎明即起、勤勞儉約的習慣，舉凡內外整潔、灑掃洗滌、上侍翁姑、下育子女等各項事務，都料理得井井有條的意思。

「田頭地尾」，就是播種插秧、駛牛犁田、除草施肥、收穫五穀，不要使農田耕地荒蕪的意思。

「灶頭鍋尾」，就是指燒飯煮菜、調製羹湯、審別五味，樣樣都能得心應手，學就一手治膳技能，兼須割草、打柴，以供燃料的意思。

「針頭線尾」，就是對縫紉、刺繡、裁補、紡織等女紅，件件都能動手自為的意思。(張典婉 2004: 32-33)

請參照《台灣客家研究概論》〈婦女篇〉中對於客家婦女研究文獻的評述，回答以下兩個問題：

- 三、張典婉所著的上述文字，描繪出什麼樣的客家婦女勞動情景？(25%)
- 四、此種「客家婦女」形象，會如何隨著階級與世代的差異而有所不同？(25%)

參考用